

★ 父辈的传奇

不能忘却的记忆

打 赌

■刘洪林

抗联第三路军有两个好打赌的人，一个是连长岳长风，一个是军需官黄友。黄友原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，家境殷实，日子富足。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他变卖家产，支持抗联打鬼子，又参加赵尚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。游击连改编成抗联第三路军，军长赵尚志让他在军部担任了军需官。

两个人整日里抬杠，不过赌来赌去，互有胜负。一天，岳长风又打死两个鬼子，喝酒暖身子的时候跟黄友说：“老黄，你老在后方当军需官，多没劲啊，也上前线去打鬼子，那才过瘾呢。”黄友摆下酒碗跟他打赌：“岳连长，别看你天天在前面打鬼子，你信不信，我不拿枪，照样能打鬼子，兴许打死的比你还多。”岳长风不信，哈哈大笑说：“鬼子又不是泥捏的，你就吹吹大牛吧。”黄友给岳连长碗里添了酒，也给自己碗里倒好酒才说：“你到现在打死过十几个鬼子，我在一年之内消灭的鬼子，一定能超过你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送你一件羊皮大氅；如果我赢了，你就把新缴获的枪分给我一支。”岳长风一拍桌子说：“好！我就跟你赌一支枪。”

鬼子发动秋季攻势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，又发动规模更大的冬季攻势，打算把抗联官兵困死在山上。鬼子在山外面，抗联在山里面，一个找，一个绕。大雪一封山，抗联神出鬼没，说打就打，说走就走，鬼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连抗联的影子也抓不着。可是密营存储的粮食一直不太充足，黄友看见天晴了，雪停了，就到密营外面去采购粮食。黄友从密营里出来，走了好几个村子，才跟一个大户人家秘密订购到一批粮食，出村给岳连长留下取粮的暗号，又赶往别的村子买粮食。半路上恰巧遇到日军的讨伐队，原田中佐曾经见过黄友，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当然也知道他投了抗联。黄友碰到鬼子并不害怕，暗暗盘算脱身之计，骗原田说，自己当“抗匪”是被逼的，山上实在待不下去了，这才跑出来不干了。原田盘算着可以利用黄友，于是抖着小胡子劝他带讨伐队进山找密营。

黄友假意答应给原田带路，但他没往密营方向走，而是带着鬼子顺着汤旺河谷往上游走，直接钻进小兴安岭里面，还指着迷宫一样的大山告诉原田：“这里地形复杂，大雪一封山，有些路我也记不太清楚，只能摸索着往前走。”原田经常进山围剿抗联官兵，越走越相信密营就藏在山里面，逐渐对黄友放松了警惕。黄友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，爬上一座山顶，看见西坡上堆着厚厚的积雪，正是逃跑的好机会，脚下一个趔趄摔在雪坡上，又顺着雪坡使劲地滚到山底下，起身听见原田在山顶上高喊：“黄先生，爬上来，快快地爬上来。”黄友哪还能爬上去，一转身钻进林子里，气得原田在山顶上嗷嗷大叫：“开枪！开枪！”黄友在山里转悠两天两夜，才转出小兴安岭，辨好方向往回走。在路上正好碰见岳长风带着战士们下山取粮食，他指着小兴安岭告诉岳长风：“岳连长，我把鬼子带到那里去了，有百把人，估计能冻饿死不少。”岳长风不相信：“老黄，不就是一支枪嘛，你又吹大牛，那么多鬼子，你能把他们全都骗进山里去？”黄友身上的棉袄让树枝刮得破烂不堪，他指着自己的棉袄说：“岳连长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像是骗你吗？我在路上碰到鬼子，原田带着讨伐队想抓我，我估计计就计，把他们带进山里去，我是顺着雪坡滚下来的，已经两天两夜了，我估计鬼子还在山里转向呢。”岳长风久经沙场，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，对着他开心大笑：“老黄，线人看见你留下的暗号，我才带人过来取粮食。既然鬼子那么多，咱们这几个人也打不过他们，那多在山里继续转悠，等咱们把粮食弄上山，你再领我们去收拾那帮鬼子。”黄友打心眼里佩服他：“你也想靠老天爷打伏，捡现成的便宜。”

原田中佐在山里连续转悠了四五天，伤亡不少人，才仓皇逃出大山。岳长风看见一路上冻饿死的鬼子，还有落下的枪支弹药，比自己打个胜仗还兴奋，一掌拍在黄友的肩膀上说：“老黄，咱们发财了。这次打赌我认输，我输你一支新枪。”

连长说：“今天咱们就像过年一样，我把早船拿出来玩一玩。”说完，他打开仓库，扛出了他专门为哨所过年扎的早船。早船用竹子扎成，上面糊着彩纸，这些竹子都是他回老家时托运回来的。他把早船扛到院子的雪地里，一边唱，一边跳起来。我们也都冲出了屋子，跟着他一起唱、一起跳。由于严重缺氧，没几下，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。看着我的样子，大李把我拽出队伍，不让我跳了，说我初上高原，可能跟他们比，然后朝战士们手一挥：“停，我们得走了。”

可能由于太高兴，我竟把军帽忘在了哨所，回到山下才想起来。我对大李说：“这说明我跟哨所真有缘分，那顶军帽就留在哨所当个纪念吧。”

回到山下，我蒙头大睡一场，等一觉醒来夜已深了。四周一片寂寂，想必人们都已入睡。这时，却听见有人在敲门。打开一看，竟是哨所的司务长，我们已经很熟了。

我惊奇地问：“你不是在山上吗，啥时下来的？”

“我刚到，给你送帽子。”

“你怎么下来的？”

“我走路。这条路不能骑马，不能骑车，只能走路。”

“走了多久？”

“几个小时。”

“谁让你来的？这么远。”我有些急了。

“没事的。”他笑笑说，“这条路我已经走习惯了。这不是我也能趁山下山一趟了吗？”说完他退出门去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酸酸的。我这些哨所的兄弟哟……

怅然间我走到窗前，看到了夜空那轮明月，银辉洒在雪山顶上十分迷人。



作者小记

陈可非 军旅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天啸》等5部，散文作品4部，纪实作品10余部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刊物，多次获得军内外文学奖项。

雪山月明

■陈可非

是紧紧地揪在一起。

我心中黯然，真不该对他们说些什么。正默想着，突有一缕清香飘来，沁人心脾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位战士手捧一只军用茶缸站在我背后。细看，那只破旧的茶缸里还长着根黄瓜秧苗，细细的藤枝爬在一根倒插的筷子上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这瓜秧上竟结着一根拇指一样粗的小黄瓜。

我接过茶缸看了看，闻了闻，才知道这清香正是它散发出来的。

连长说：“他姓马，就叫他小马吧。这可是他的宝贝，养了半年了，谁都不敢碰的。”

小马一言未发，憨笑一下把茶缸拿走了。

中午吃饭，桌上没有青菜，只有土豆丝和油炸花生米，剩下的都是肉罐头。就这样，大伙儿也吃得很香。

我正吃着，觉得背后有人碰我。回过头去，只见小马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托着只碗，碗里摆着那根黄瓜。

“你怎么把它摘了？”我差点没跳起来。

“给。”小马红着脸，低着头也不敢看我，只一个劲儿把碗往我怀里塞。

见此情景，十几个人同时站起来，严肃得像在开会，一双双眼睛惊异地打量着小马。

我接过碗，看着碗里那根不到三寸长的黄瓜，泪水顿时下来了。

大李打岔说：“他是想让你吃点儿新鲜菜，这里一年到头都难见到新鲜东西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”

我擦一下眼泪说：“如果想吃黄瓜，回去后我可以买一箩筐。”

连长也劝道：“你看摘都摘了，就吃了吧。”

我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认真地端详着那根黄瓜，它青嫩的表皮里透着一层浅灰，一根根小刺吐露着坚韧不屈的锋芒。我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一人一口。不过，小马你得开个头。”

“你吃，就你吃。”小马红着脸对我说道。

“不行。”我坚决地说，“小马，必须你先吃。”

小马认真地看了看我，接过黄瓜，看了好几眼，轻轻地咬下一点。

饭桌上响起了掌声。接着，十多个大男人，就像孩子过家家那样，将那根小小的黄瓜小心翼翼地吃了下去。轮到我的时候，我慎重地将它放在嘴边，轻轻地用牙齿咬下一点，在嘴里嚼着，我尝到了一种无法比拟的清甜。

★ 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这个事已过去多年，可一直还搁在心里。

我是深夜到达雪山脚下的。毕竟刚刚9月，山下没有一点雪，就是在夜晚，只要弄件羊毛里子的大衣裹着，也不觉得冷。只是汽车清晨就出发，颠簸了整整一天，喘息着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，颠得人确实有点反胃。下了车，第一感觉就是不想说话，一张嘴就好像有东西从胃里直往喉口窜。

这是我“哨所行”的第九站。在此之前，我到过被誉为“东方神剑第一哨”的九号哨所。到雪山哨所去，当然是我一直盼望的事。

到了某旅机关，是一位人称“大李”的政治部副主任接待我。第二天，大李陪着我去哨所连，那里海拔更高。我们乘坐的是吉普车，其他车型一概走不了这路。就这样，几十里路我们竟爬了很久。那天日头其实很好，大李一直在赞叹我的运气不错。我不敢想象运气不好的人会上什么样的境况。大李说：“这条路你看它是条路，其实不是路，别说下雪，有一点雨都很滑。马也不敢骑，弄不好人伤马俱伤。骑自行车吧，下山人骑车，上山人骑马。”

汽车好不容易爬上山顶，穿过一道夹缝，一下子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一座白雪皑皑的高山突然撞到了我们面前。这座山几乎笔直地伸向天空，阳光下就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。

这是一座终年不化的雪山，山脚下就是哨所连。几座红砖砌成的营房，在冰雪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抢眼。一路上，大李给我讲了些这个哨所的故事。有一年，大雪封山两个月，当时连长的妻子来探亲，恰巧赶上这场大雪，只好在旅机关等待着，丈夫在上面下不去，妻子在下面上不来。直到妻子的假期快结束了，雪还没有要化的意思，她只得自己回去了。就是这次大雪封山，哨所遭到了狼群的袭击。有一个晚上，十几只狼包围了营房。在这高原上，狼活着也不容易。战士们不愿意用枪打，只好将自己养的几只鸡都丢给了它们，狼群这才离开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哨所里的给养剩得差不多了，几个战士冒雪下山，扛回几袋粮食，这才勉强撑过去。

下了车，踏雪走进哨所，跟战士们围在一起聊天。聊了一上午，想着战士们在此如此孤独封闭的雪山戍守，我的心总

★ 兵 故 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与众不同

■戴永洋

说出来，大家可能不信。两年前，杨承超刚来连队报到的时候，不少人还有点“瞧不上”他呢！总觉得，一个直招入伍的大学生来到修理连，会不会不适应？可没多久，杨承超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战友们的看法。

那天，熄灯已经半小时了，连长查岗发现杨承超的被窝里还隐约亮着光，走近一看，他正捧着一本装甲底盘修理的专业书看得津津有味。

其实，从杨承超来到连队的那天起，他就时不时展现出“与众不同”：训练休息时，大伙儿都争分夺秒坐下来调整一下，他却一声不响地蹲在车边研究；一听说有修车任务，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打“报告”，主动要求上前线。

更“过分”的是，他不光折腾自己，还折腾别人。比如，一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他就主动请教班长，搞不明白，誓不罢休。有一次，他向老班长请教一个关于发动机的的问题，老班长反复讲了三遍，他还是有些地方没听懂。眼看要吃饭了，一个同年兵提醒他“先回去吃饭，下午再说”，可他倒好，依旧不依不饶，弄得老班长哭笑不得。

时间见证成长。随着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钻研，如今，杨承超真的“与众不同”了：因为修理技术过硬，成为同年兵中最早单独执行保障任务的人；支部研究骨干配备工作，他又被选拔为副班长，成为连队最年轻的骨干。

话说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很显然，杨承超就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说明：你不负时光，时光自然不会负你。

★ 微 纪 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追 风

■张 涂



的叫。景瑜惊魂初定，赶忙爬起来，发现追风的前腿被花斑蛇咬伤了。

看着花斑蛇在地上留下的痕迹，景瑜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花斑蛇刚才朝景瑜腿边爬了，肯定是花斑蛇爬行发出的沙沙声引起了追风的警觉。情急之下，追风猛地扑过来与花斑蛇搏斗在一起，这才避免了景瑜受伤。

一想到《动物世界》里的各种毒蛇，景瑜后背发凉，要是蛇有毒可咋办？他想起追风跑到卫生队，可追风是一条大型犬，一个人抱不动。看着躺在地上的追风，景瑜害怕极了，泪水汗水一块儿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带着哭腔，景瑜打通了卫生队的电话。抱着追风坐在地上，景瑜不停地抚摸着它，几分钟的时间，景瑜感觉如此漫长，心里的恐惧在不停地侵蚀蔓延……

救护车赶来，景瑜的眼睛里一下子有了光。经过卫生队队长耿国栋的一系列检查，确定花斑蛇无毒，追风的伤

势并无大碍。好在是虚惊一场。不远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，红彤彤地照在海面上，宛如一场战斗后的火焰，还在熊熊燃烧。

看着景瑜如此爱护追风，耿国栋很是欣慰。席地而坐，耿国栋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，一直照顾追风的老兵去年退伍了。尽管万分不舍，但由于老兵服役期满，只能忍痛与追风分别。老兵的离开，一下子让追风的生活失去了颜色。刚开始那几天，追风不吃不喝，整日在哨所旁呜咽。渐渐地，它开始趴在地上睡觉，似乎怎么也睡不够。老兵走后，照顾追风的战士换了好几茬，可都是坚持不了多久，战士们就失去兴致打了退堂鼓。

“好好照顾追风，它会没事的！”送走队长，景瑜心里五味杂陈。景瑜小心翼翼地将追风安顿好，又添上水和食物，这才一步一回头地回了营区。

月如钩，钓着景瑜的满腹心事。第二天，天蒙蒙亮，景瑜就蹑手蹑脚地出了门。路上一想到追风的伤势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迫不及待要见到追风。

景瑜气喘吁吁地跑到哨所，蹲下身，看着追风上下起伏的肚子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追风抬起头，盯着景瑜看了一会儿，又慢悠悠地闭上了眼，像是在说“我要睡个回笼觉”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追风依旧每天趴在草地上，懒得动弹。只是，它的犬舍越来越干净，身上的毛也越来越顺滑。现在，每当追风吃完饭，它就起身摇着尾巴坐在景瑜身边，安静地坐着。在任何时候只要身旁有战友，就会感觉到安全。



长 征

第 5094 期